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四十九回 天師大戰女宮主 國師親見觀世音

詩曰： 陰風獵獵滿旌竿，白草颼颼劍戟攢。
九姓羌渾隨漢節，六州番落從戎鞍。
霜中人塞雕弓響，月下翻營玉帳寒。
底事戎衣著紅粉，敢誇大將獨登壇。

卻說黃游擊、王應襲碾著紅蓮宮主，只指望活捉他。哪曉得他扭轉身子來，一聲響，就有萬道金光，千條紫氣，一個人照頭一下。也不知是個山崩將下來，也不知地塌將下來。番陣上一聲梆響，早已斷送了兩個將軍。紅蓮宮主得勝而去，不勝之喜。藍旗官報上中軍，元帥大怒，說道：「無端潑婦，敢生擒我四將，成個甚麼體面！」王爺道：「斬妖縛邪，天師還是專門的。」元帥去請天師，天師即時出馬。紅蓮宮主看見南陣上擂鼓三通，一聲信炮，跑出一支軍馬來。前後左右，旌旗閃閃，殺氣騰騰，中間一桿皂纛，皂纛之下坐著一員將官，眉清目秀，美貌修髯，頭上戴著一頂九梁冠，身上披著一領雲鶴氅，提一口七星寶劍，跨一匹青鬃駿騎，心裡想道：「來者莫非就是甚麼引化真人張天師？待我叫他一聲，看他怎麼？」高叫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個道士麼？」天師喝聲道：「哇！我乃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，你敢說甚麼道士？」宮主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誅斬賊，你又沒有三個頭，你又沒有四個臂，何敢領兵侵犯我國？」照頭就是一刀。好天師，就還他一劍。你一刀，我一劍，戰到三五合，天師劍頭上噴出一道火來。宮主道：「天師，你手段不如，空激得劍頭上出火。」道猶未了，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。天師口裡喝上一聲：「到！」只見正南上掉下一個天神，臉如赤炭，髮似硃砂，渾身上下恰如火燎的一樣，睜眉怒眼，手執金鞭，朝著天師打個拱，說道：「天師呼喚小神，何方使令？」天師起眼一看，原來是個赤膽忠良王元帥。天師道：「這女兒國出一個甚麼紅蓮宮主，無限的妖邪，拿了我南朝四員大將，阻我的去路。相煩天神替我擒他過來，才可以過得這一國。」王元帥得了道令，一駕祥雲，騰空而起，落下雲來，把個紅蓮宮主照頭一鞭。打得紅蓮宮主萬道金光，千條紫發，反把王靈官一雙眼如煙薰一般，如火燎一般，如針刺一般。王元帥不得他到手，駕雲而去。

天師道：「有此潑婦。」連忙的一連燒了幾道飛符，天上一連掉下了一千天將。天師抬頭一瞧，原來是龐、劉、苟、畢四位元帥，齊齊的打一拱，說道：「天師呼喚小神們，哪裡使用！」天師道：「相煩四位天神，擒此夷女。」四員得了道令，落下雲來，擒拿宮主。只見宮主身上進出萬道金光，四邊廂都是些騰騰紫霧，那宮主就腳踏著金光而起。金光一丈，宮主高一丈；金光二丈，宮主高二丈；金光百丈，宮主高百丈；金光千丈，宮主高千丈；金光萬丈，宮主高萬丈；一高就高在半天之上。四位天神回覆道：「此女人已成仙體，小神們未易擒拿。」四位天神駕雲而起。天師道：「這等一個女人，會成甚麼仙體？卻也是個異聞。」

道猶未了，那宮主的寶貝望空一撇，萬道金光，千條紫霧，豁喇喇的響將來。天師也沒奈何，跨上草龍而起。轉到中軍，渾身是汗，氣喘做一堆。元帥大驚，說道：「天師為何這等模樣？」天師卻把個始末緣由告訴了一遍。元帥道：「天師尚然如此，何況這些將官！」馬公公道：「似此難征，不如收拾轉去罷！」王爺道：「兵至於此，有進無退，怎麼說個轉去的話？縱有甚麼妖邪，還有國師在那裡，偏你會愁些。」元帥只得去請國師。國師道：「貧僧也只好去勸解他一番。」

到了明日，藍旗官報紅蓮宮主討戰。國師戴一頂舊舊的，毗盧帽，著一件舊舊的爛袈裟，一手鉢盂，一手錫杖，一個兒逐步的搖也搖，搖近前去。紅蓮宮主曉得南朝的長老有偌大的神通，他也不敢怠慢，問說道：「來者莫非是金碧峰長老？長老，你既是一個出家人，豈不知佛門中三規五戒？怎麼今日跟隨著這些造孽中生，墮落這多孽障？」國師道：「宮主在上，非是貧僧出家人肯墮孽障。只因我萬歲爺要跟尋玉璽，故此奉命而來。」宮主道：「玉璽不在小國，你何故苦苦加兵？」國師道：「既是玉璽不在，須得一封降書降表，倒換一張通關牒文，日後才好回話。」宮主就有些不快活，說道：「長老差矣！小國自來不曾通往你大國，怎麼逼勒我要降書降表？你莫怪我說，有我在一日，你這些船難過一日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我這寶船上有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豈可就不得過去。」紅蓮宮主說道：「你也把這大話來誑我。我連日出陣，我連日生擒你大將，只走得一個黑臉賊。雖然走了這一次，終久是個甕裡鱉，船裡針，走到哪裡去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南朝的大將，倒也有些難拿哩！」紅蓮宮主大怒，喝聲道：「哇！莫說是你大將難拿，就要拿你這個和尚，何難之有！」國師道：「也有些難處！」紅蓮宮主把馬一夾，提起刀來，就要照頭一下。國師不慌不忙，把個九環錫杖到地上一畫。只見宮主的馬，望後就退走了幾丈之遠，打死也不上前去。

宮主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是有些本領，連我的馬也怕他。」卻又取出那九斤四兩重的銅錘來，照國師頭上一錘。這一錘正中在老爺的頂陽骨上，早已打得金光直上，紫霧斜飛。那金光直上，就結成一朵千葉的寶蓮，把個銅錘托起在半天雲裡，動也不動。宮主道：「好厲害也！」連忙的取出一口喪門劍來，望空一撇，直取國師的首級。國師不慌不忙，把個手指頭兒一指，那口劍就化做一個紅紅綠綠的蝴蝶兒，迎風飛了。宮主道：「這和尚好厲害，連我的兵器都去了，我豈肯與他甘休！」取過一壺百發百中的九枝箭來，一齊照著國師的身上，豁喇喇一響，都中在國師身上。國師把個袈裟兒抖一抖，那九枝箭都掉將下來。宮主道：「那些爛袈裟有個射不穿之理，好厲害！」連忙的取出寶貝來，望空一撇，只見金光萬道，紫霧千條。國師慢慢的把個鉢盂也一撇，只指望收他的寶貝來。原來他的寶貝也厲害，就把個鉢盂托在半天之上。國師收下鉢盂來，宮主收下寶貝去。國師心裡想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寶貝？卻不曉得它的根苗，怎麼好處？」一聲念佛，計上心來：「且把個四大色身閃一閃，閃他家去坐下，待我細細的查他一番，看是怎麼？」想猶未了，那宮主又把個寶貝飛來。國師閃一個空，應聲而倒，三魂渺渺歸陰府，七魄茫茫入九泉。那宮主看見個打死了國師，歡天喜地，只是不敢過來取他首級，躍馬而歸。歸見國王，告訴道：「殺敗了南朝道士還不至緊，今日又打死了南朝僧家，得了全勝。不日之間，掃盡了那些寶船，拿盡了那些將帥，我國家苞桑磐石，永保無虞。」女王道：「多虧了孩兒這一番保國之功。」安排筵宴，大賞三軍。一連就是三五日。

卻說國師閃了宮主回去，慢慢的又收拾起四大色身，歸到寶船之上，見了元帥，告訴元帥這一段利害。元帥道：「怎麼處他？」國師道：「容貧僧去查他一查，再作區處。」元帥道：「他明日又來討戰，教那個擋他？」國師道：「是我閃了他一閃，他一連有三五日不來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就是有緣。」國師老爺歸到千葉蓮臺之上，叫過非幻禪師來，問道：「你如今五國之中，還是哪一國快些？」非幻道：「還是水國快些。」老爺道：「你今夜國進女兒國紅蓮宮主的宮裡，看他身上是個甚麼寶貝？看他寶貝放在哪裡？得下手處，就下手一番；不得下手，你逕自回來。」非幻道：「徒弟就去。」非幻禪師盤著雙膝，坐在禪牀上。老爺吩咐取過一碗淨水來，放在禪牀之下。非幻禪師早已過了白雲關，進了女兒國，滿宮殿裡面耍了一周，卻來到紅蓮宮主的宮裡。只見紅蓮宮主懷裡金光紫氣，五色成文，卻不看見是個甚麼。非幻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寶貝，除非到晚上睡時，才得他的到手。」到了日西，到了黃昏時候，到了一更多天，紅蓮宮主淨了手，燒了香，脫下了衣服，去上眠牀。非幻伺伺候候，只見胸脯前一個紫錦袋兒。非幻道：「這個袋兒卻是它了。」只見他又不取下來，帶著在眠牀之上，怎麼好？又想到：「除非是他睡著了，才下手得他。」看看的到了三更上下，仔細聽上一聽，那宮主睡得著，只聽見一片呼呼的鼾響。非幻道：「正是這時候了。」輕輕的伸起手來，把個袋兒摸一摸，只見那紅蓮宮主撲地一聲響。現出三個頭，六個臂，臉如潑血，髮似硃砂，一根降魔杵拿定在手裡，擺也擺的。嚇得非幻禪師魂不附體，一個筋斗翻將過來。原來那錦袋兒裡面，卻是個佛門中頭一件的寶貝，常有護法諸天守著，故此驚動了他，就有三頭六臂，狠將起來。非幻禪師吃了一嚇，歸到千葉蓮臺之上，見了國師。國師道：「是個甚麼寶貝兒？」非幻禪師卻把個錦袋兒的始末緣故，細說了一遍。國師道：「似此說來，是我佛門中寶貝。」

即時間入了定，吩咐徒弟：閉上了門，掌上了燈，丟下四大假相，一道金光，竟到靈山會上，見了釋迦牟尼佛，說道：「西洋

女兒國出一宮主，本領厲害，敢是甚麼精怪，偷了我佛門中寶貝？煩你查一查。」牟尼佛看見燃燈老祖，不敢怠慢，細查了一番，佛門中寶貝一件不少。老祖又離了靈山，一道金光，逕到了東天門火雲宮裡，見了三清祖師，說道：「西洋女兒國出一宮主，本領厲害，敢是甚麼精怪，偷了祖師門下甚麼寶貝？相煩查一查。」三清祖師看見是個燃燈老祖，不敢怠慢，細查了一番，玄門中的寶貝一件不少。老祖又離了火雲宮，一道金光，逕到南天門靈霄殿上，見了玉皇大天尊，說道：「西洋女兒國出一宮主，本領厲害，敢是甚麼妖精，偷了天曹中甚麼寶貝？相煩查一查。」玉皇看見是個燃燈老祖，不敢怠慢，細查了一番，天曹中一件寶貝不少。佛爺道：「除了這三處，有個甚麼寶貝？不如再轉去親自看一看。」

一道金光，轉到千葉蓮臺之上。恰好的元帥差人相請。見了元帥，元帥道：「這女將數日不曾來，今日又來討戰，口出不諱之言。」國師道：「他甚麼不諱？敢說是打死了貧僧麼？」元帥道：「果有此話。」國師笑了一笑，起身而去。去到路上想了一想，叫聲：「揭諦神何在？」只見正西上掉下一個金頭揭諦神來，跪著說道：「佛爺呼喚小神，何處使用？」佛爺叫他起來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不可洩漏天機。」金頭揭諦神應聲而去。國師老爺慢慢的大搖大擺，還是那個毗盧帽，還是那個袈裟，還是那個鉢盂，還是那個錫杖。紅蓮宮主遠遠的望見了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原來這個和尚還不曾死哩！咳，一向錯認了他。」也等不得他到身邊，劈頭就是一響，一個寶貝落將下來，把個國師又打翻了，跌在地上。宮主道：「前番放了他，故此他還不死。今番綁他回去也。」一聲梆響，一群女兵擁將國師去了。宮主道：「這個和尚光頭光腦，有些弄嘴，不要留他。」吩咐刀斧手即時處斬。一會兒，把個國師斬了。一會兒，把個國師的首級懸掛起來，掛在城樓之上，號令諸色人等。女王說道：「孩兒成此大功。」宮主道：「都是父王洪福，孩兒才有此大功。」哪曉得打的是個揭諦神，綁的也是個揭諦神，斬的也是個揭諦神，老爺的真性，已自先在紅蓮宮主的宮裡。宮主滿心歡喜，轉回本營，逕進佛堂裡面。原來這個宮主好善，另有一所佛堂，堂上供養的是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宮主進了佛堂，燒了一枝香，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多謝菩薩的寶貝，今日才能夠斬得和尚，明日才退得南朝的兵馬。」又拜了兩拜，卻解下了紫錦袋兒，放在菩薩的桌子上，取出寶貝來抹了兩抹，又燒了一炷香，又拜兩拜，卻才收拾起來，帶在胸脯骨上，轉進臥房之中去了。國師張開個慧眼，看得真真的。你說這個寶貝豈是等閒的？原來是觀世音菩薩的楊柳淨瓶兒。國師道：「有此寶貝，怎麼不厲害！」

連忙的走出宮來，一道金光，竟到南海補陀落伽山上潮音洞裡，見了觀世音，問道：「菩薩，你們不見了寶貝，也不尋哩！」菩薩道：「沒有甚麼寶貝不見。」佛爺道：「你的淨瓶兒往哪裡去了？」菩薩看見是個燃燈古佛，不敢隱瞞，說道：「淨瓶兒有些緣故，不是不見了。」佛爺道：「是甚麼緣故？」菩薩道：「因是西洋女兒國國王生下一個頭胎宮主，他心心是佛，口口是經，甚是敬奉於我。我的意思要轉度他到中華佛國，故此把個淨瓶兒與他，以防夷人侵侮，豈是不見了寶貝兒？」佛爺道：「多謝你轉度他到我中華佛國。這如今我中華佛國已經受了他許多的虧苦！」菩薩是個救苦救難的，聽見說是受了許多虧苦，他就放下臉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這個弟子不中度化的。」佛爺道：「不但只是受他的虧苦，他阻住了我們去路，你教我們幾時得回朝也。」菩薩道：「佛爺饒罪，容弟子明日差下龍女，去取回來。」

佛爺謝了菩薩，逕轉蓮臺去見元帥。元帥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是人麼？你是鬼麼？你是天上掉下來麼？你是地下長出來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元帥，你怎麼講這等話？」元帥道：「你昨日已自敗陣在宮主處，怎麼今日又會生還？」國師道：「昨日砍頭的另是一個，不是貧僧。」兩個元帥，大小將官，都不准信。元帥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在哪裡去來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去女兒國，看那四員大將來。」元帥道：「他們受人監禁，你怎麼看得他來？」國師道：「你不信，貧僧一會兒取他回來。」元帥道：「也難講就取得回來。」國師轉上蓮臺，叫過非幻禪師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再去女兒國司獄司監裡，取出我們四員大將回來。出門之時，你把個淨水滴他三點，要他得知。」非幻禪師依命而去，去到司獄司，見了四員大將。四將都吃一驚，都說道：「老禪師，你在哪裡來？」非幻道：「我承師父的佛旨，特來取你們回船。」都說道：「我們監在牢獄之中，怎麼容易得脫？」非幻道：「你們都跟著我走，只要緊緊的閉了眼，不許擅自睜開，直等我喉嚨裡咳嗽的響，你們方才睜開眼來。」四員大將一齊閉著眼，跟定了個禪師。禪師領在頭裡，口裡念念誦誦，把個淨水瓶裡的水滴了他三點。一會兒咳嗽一聲，四員將官一齊睜開眼來，一齊站著在元帥的帳上。元帥大驚，說道：「國師有此神術，何愁那一個甚麼宮主！」國師道：「元帥，你今番准信貧僧麼？」元帥道：「豈有個不准信之理！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一會兒又要請過宮主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早肯見愛，免得受了這些熬煎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紅蓮宮主在陣前討戰，激得只是暴跳如雷。」怎麼暴跳如雷？原來非幻禪師滴了三點淨水，那監裡就平地水深三尺。那獄官吃了好一驚，及至水退之後，又不見了南朝四員大將。報上宮主。宮主叫取過那僧家的頭來看一看，只見桶兒裡面又不是一個人頭，是個光光的葫蘆頭。紅蓮宮主大怒，取過一枝令箭，折為兩段，對天發下誓願，說是若不生擒和尚，活捉南將，與此箭同罪。故此跑出陣來，激得只是暴跳。

國師慢慢的搖將出去。紅蓮宮主恨不得一口一戰吞了他到肚子裡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焉敢如此戲弄於我！我今日若不拿住了你，砍你做兩段，誓不為人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怎麼就砍做兩段？」宮主恨了一聲，更不拿動兵器，一隻手就把個寶貝兒望空一撇。國師又騙他騙兒，把個鉢盂也望空一撇。過了半會，國師接了鉢盂，宮主眼盼盼的哪裡去尋個寶貝。哪曉得善才、龍女在半空中接著他的，歸到潮音洞去了。他只說是國師接了他的，把個馬狼著一鞭，一手飛過一口刀來，一手掣過一柄錘，這叫做是雙敲不怕能單甲。哪曉得國師的妙用，一著爭差百著空，國師輕輕的把個鉢盂擺一擺，一下子就蓋著紅蓮宮主在地上。

國師轉來，不瞅不睬。元帥看見，反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人門休問榮枯事，觀著容顏便得知。今日國師的臉嘴，像個輸了陣來的，卻又不好問得。」國師卻又半日半日不開言。只有馬公公的口快，說道：「今日國師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，為著甚麼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為著紅蓮宮主坐在鉢盂底下，好悶人也！」這個鉢盂蓋著火母，是個有名神道，老爺只是這等略略的提破些。二位元帥，大小將官，哪一個不歡喜，那一個口裡不打噴噴。元帥道：「雖然是好，卻又不得鉢盂起來。」國師道：「三日之後，它自然起來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紅蓮宮主被擒，這女兒國再沒有第二個。哪一員將官領兵前去，取下降書降表來？」國師道：「不必我們將官，三日之後，還要紅蓮宮主自家去取得來。」洪公公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不記得王神姑之事乎？若還再有一個火童，再有一個老母，這西洋就要下到頭白哩！」國師道：「今番貧僧另有一個調度。」眾人也還有些不准信。

過了三日，去問國師。國師道：「教小徒去掀起來罷！」叫過非幻禪師來，遞一條兩指闊的帖兒與他，吩咐道：「你先把這個帖兒放在鉢盂上轉三轉，卻才掀起它來。」非幻道：「假如他手裡還有兵器，卻怎麼處？」國師搖一搖頭，說道：「兵器是沒有。你只叫他快取降書降表來，遲了就有罪。」國師說便說得這等容易，連非幻禪師心上也有些疑慮，連眾人心上卻有些疑慮。國師又說聲道：「你快去快來。」非幻禪師應聲而去，照依師父口裡的話語，拿著帖兒轉了三轉，伸手掀起鉢盂來。那紅蓮宮主正是悶得不得過的時候，一下子開了鉢盂，就是鼉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任所為。你看他兩隻腳平地跳將起來，剛跳得一下，流水的口裡吆喝道：「饒命罷！饒命罷！」非幻禪師喝聲道：「哇！快去取過降書降表來，遲了半刻工夫，就砍你做萬段。」宮主連聲答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自家一個兒嘴歪鼻倒而歸。

走在路上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乘興而來，怎麼今日沒興而返？不免說個謊，瞞過了父王，再作道理。」走進宮門，女王接著道：「我兒連日在哪裡去來？」宮主扯起謊來，說道：「我連日大戰大捷。」剛纔得「大戰大捷」之一句，口裡流水的吆喝道：「饒命罷！饒命罷！」女王不知道甚麼緣故，吃了一慌，問道：「這做甚麼？」他又不作聲，過了一會，女王又問道：「你今番拿住了哪個？」宮主又扯個謊，說道：「拿住了和尚。」剛纔得「拿住了和尚」這一句，口裡又流水吆喝道：「饒命罷！饒命罷！」女王大驚道：「這孩兒不知是神收了？不知是鬼迷了？口裡只是發瘋語，自家又不作聲。」過了一會，女王又問道：「今番還要廝殺麼？」宮主又誑嘴說道：「還去廝殺。」剛纔得「還去廝殺」這一句，口裡流水的又吆喝道：「饒命罷！饒命罷！」女王沉思了半晌，不曉得他是個甚麼緣故。

宮主轉進自家宮裡佛堂之上，指望去央浼菩薩。哪曉得供養的聖像都不見了，鋪設的香爐、花瓶、經卷之類，也都不見了。宮主看見失了菩薩，如鳥失巢，如嬰兒失母，跌在地上，號天大哭。哭了一會，聽見天上一個人說道：「不要哭！不要哭！你如今萬事足。明年八月，中天堂裡饗福。」宮主聽了這話，又哭了一會。女王曉得，跑進來問說道：「孩兒，你不要哭，你有甚麼事，不如從直告訴我罷。」宮主看見事已不諧，卻把個寶貝的事，鉢盂的事，細說了一遍。逐句兒有頭有緒，並不曾吆喝。女王道：「你方才吆喝著『饒命罷』，那是個甚麼緣故？」宮主道：「為人莫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我只因弔謊，就有此顯應。」女王道：「顯應可有個甚形影來？」宮主道：「剛開口噴將一句，就有一個藍面鬼手裡拿著一根降魔杵，照頭就打將來。不說謊，他就不來，你說謊，他就來。」這正是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；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；世上人說謊宮主道：「孩兒今番不敢說謊了。」女王道：「你便直說來罷。」宮主道：「這如今要降書降表，進貢禮物，他才退兵。」

不知這女王可肯降書降表，可肯進貢禮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